

三國演義

集



中華民國十一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四版

三國演義（定價）

洋裝兩冊大洋兩元八角
平裝四冊大洋兩元二角

句讀者

汪原放

校對者

汪原放
章希呂
余昌之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不許
照樣
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

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第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却說孔明班師回國，孟獲率引大小洞主酋長，及諸部落羅拜相送；前軍至瀘水，時值九月秋天，忽然陰雲布合，狂風驟起，兵不能渡，回報孔明，孔明遂問孟獲。獲曰：『此水原有猖神作禍，往來者必須祭之。』孔明曰：『用何物祭享？』獲曰：『舊時國中因猖神作禍，用七七四十九顆人頭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風恬浪靜，更兼連年豐稔。』孔明曰：『吾今事已平定，安可妄殺一人？』遂自到瀘水岸邊觀看。果見陰風大起，波濤洶湧，人馬皆驚。孔明甚疑，即尋土人問之。土人告說：『自丞相經過之後，夜夜只聞得水邊鬼哭神號。自黃昏直至天曉，哭聲不絕。瘴烟之內，陰鬼無數。因此作禍，無人敢渡。』孔明曰：『此乃我之罪愆也。』前者馬岱引蜀兵千餘，皆死於水中，更兼殺死南人，盡棄此處，狂魂怨鬼，不

能解釋，以致如此。吾今晚當親自往祭。」土人曰：「須依舊例，殺四十九顆人頭爲祭，則怨鬼自散也。」孔明曰：「本爲人死而成怨鬼，豈可又殺生人耶？吾自有主意。」喚行廚宰殺牛馬，和麵爲劑，塑成人頭，內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饅頭」。

當夜於瀘水岸上，設香案，鋪祭物，列燈四十九盞，揚幡招魂，將饅頭等物，陳設於地。三更時分，孔明金冠鶴氅，親自臨祭，令董厥讀祭文。其文曰：

維大漢建興三年秋九月一日，武鄉侯領益州牧丞相諸葛亮，謹陳祭儀，享於故歿王事蜀中將校及南人亡者陰魂曰：

我大漢皇帝，威勝五霸，明繼三王。昨自遠方侵境，異俗起兵，縱蠶尾以興妖，恣狼心而逞亂。我奉王命，問罪遐荒；大舉貔貅，悉除螻蟻；雄軍雲集，狂寇冰消。纔聞破竹之聲，便是失猿之勢。

但士卒兒郎，盡是九州豪傑；官僚將校，皆爲四海英雄。習武從戎，投明事主，莫不同申三令，共展七擒；齊堅奉國之誠，並效忠君之志。何期汝等偶失兵機，

緣落奸計；或爲流矢所中，魂掩泉臺；或爲刀劍所傷，魄歸長夜。生則有勇，死則成名。

今凱歌欲還，獻俘將及。汝等英靈尚在，祈禱必聞。隨我旌旗，逐我部曲，同回上國，各認本鄉，受骨肉之蒸嘗，領家人之祭祀；莫作他鄉之鬼，徒爲異域之魂。我當奏之天子，使汝等各家盡霑雨露，年給衣糧，月賜廩祿。用茲酬答，以慰汝心。

至於本境土神，南方亡鬼，血食有常，憑依不遠。生者既凜天威，死者亦歸王化。想宜寧帖，毋致號咷。聊表丹忱，敬陳祭祀。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讀畢祭文，孔明放聲大哭，極其痛切，情動三軍，無不下淚。孟獲等衆，盡皆哭泣。只見愁雲怨霧之中，隱隱有數千鬼魂，皆隨風而散。於是孔明令左右將祭物盡棄於瀘水之中。

次日，孔明引大軍俱到瀘水南岸，但見雲收霧散，風靜浪平。蜀兵安然盡渡瀘水。果然鞭敲金鐃響，人唱凱歌還。行到永昌，孔明留王伉、呂凱守四郡，發付孟獲領衆自回，囑其

勤政馭下，善撫居民，勿失農務。孟獲涕泣拜別而去。

孔明自引大軍回成都。後主排鑾駕出郭三十里迎接，下輦立於道旁，以候孔明。孔

明慌下車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速平南方，使主上懷憂，臣之罪也。』後主扶起孔明，並車而回，設太平筵會，重賞三軍。自此遠邦進貢來朝者三百餘處。孔明奏准後主，將歿於王事者之家，一一優恤。人心懽悅，朝野清平。

却說魏主曹丕在位七年，卽蜀漢建興四年也。丕先納夫人甄氏，卽袁紹次子袁熙之

婦，前破鄴城時所得。後生一子，名叡，字元仲，自幼聰明，丕甚愛之。後丕又納安平廣宗人

郭永之女爲貴妃，甚有顏色。其父嘗曰：『吾女乃女中之王也。』故號爲『女王』。自

丕納爲貴妃，因甄夫人失寵，郭貴妃欲謀爲后，却與幸臣張綰商議。時丕有疾，綰乃詐稱於

甄夫人宮中掘得桐木偶人，上書天子年月日時，爲魘鎮之事。丕大怒，遂將甄夫人賜死，立

郭貴妃爲后。因無出，養曹叡爲己子，雖甚愛之，不立爲嗣。

叡年至十五歲，弓馬熟嫻。當年春二月，丕帶叡出獵，行於山塢之間，趕出子母二鹿，
丕一箭射倒母鹿，回觀小鹿，馳於曹叡馬前。丕大呼曰：『吾兒何不射之？』叡在馬上泣
告曰：『陛下已殺其母，安忍復殺其子？』丕聞之，擲弓於地曰：『吾兒真仁德之主也！』
於是封叡爲平原王。

夏五月，丕感寒疾，醫治不痊，乃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
懿，三人入寢宮。丕喚曹叡至，指謂曹真等曰：『今朕病已沉重，不能復生。此子年幼，卿等
三人可善輔之，勿負朕心。』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千
秋萬歲。』丕曰：『今年許昌城門無敵自崩，乃不祥之兆，朕故自知必死也。』

正言間，內侍奏征東大將軍曹休入宮問安。丕召入，謂曰：『卿等皆國家柱石之臣也。
若能同心輔朕之子，朕死亦瞑目矣！』言訖，墮淚而薨。時年四十歲，在位七年。於是曹
真、陳羣、司馬懿、曹休等，一面舉哀，一面擁立曹叡爲大魏皇帝。諡父丕爲文皇帝，諡母甄氏
爲文昭皇后。封鍾繇爲太傅，曹真爲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華歆爲太尉，王朗爲司徒，陳羣

爲司空，司馬懿爲驍騎大將軍。其餘文武官僚，各各封贈。大赦天下。時雍涼二州缺人守把，司馬懿上表乞守西涼等處。曹叡從之，遂封懿提督雍涼等處兵馬。領詔去訖。

早有細作飛報入川。孔明大驚曰：「曹丕已死，孺子曹叡卽位，餘皆不足慮。司馬懿深有謀略，今督雍涼兵馬，倘訓練成時，必爲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參軍馬謖曰：「今丞相平南方回，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復遠征？」某有一計，使司馬懿自死於曹叡之手，未知丞相鈞意允否？」

孔明問是何計。馬謖曰：「司馬懿雖是魏國大臣，曹叡素懷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陽鄴郡等處，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貼諸處，使曹叡心疑，必然殺此人也。」孔明從之，卽遣人密行此計去了。

却說鄴城門上，忽一日見貼下告示一道。守門者揭了，來奏曹叡。叡觀之，其文曰：

驍騎大將軍總領雍涼等處兵馬事司馬懿，謹以信義布告天下：昔太祖武皇

帝，創立基業，本欲立陳思王子建爲社稷主；不幸奸讒交集，歲久潛龍。皇孫曹

叡，素無德行，妄自居尊，有負太祖之遺意。今吾應天順人，尅日興師，以慰萬民

之望。告示到日，各宜歸命新君。如不順者，當滅九族！先此告聞，想宜知悉。

曹叡覽畢，大驚失色，急問羣臣。太尉華歆奏曰：『司馬懿上表乞守雍涼，正爲此也。

先時太祖武皇帝嘗謂臣曰：『司馬懿鷹視狼顧，不可付以兵權；久必爲國家大禍。』今日

反情已萌，可速誅之。』王朗奏曰：『司馬懿深明韜略，善曉兵機，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

爲禍。』

叡乃降旨，欲興兵御駕親征。忽班部中閃出大將軍曹真奏曰：『不可。』文皇帝託孤

於臣等數人，是知司馬仲達無異志也。今事未知真假，遽爾加兵，乃逼之反耳。或者蜀吳

奸細行反間之計，使我君臣自亂，彼却乘虛而擊，未可知也。陛下幸察之。』叡曰：『司馬

懿若果謀反，將奈何？』真曰：『如陛下心疑，可做漢高僞遊雲夢之計。御駕幸安邑，司馬

懿必然來迎，觀其動靜，就車前擒之可也。』

叡從之，遂命曹真監國，親自領御林軍十萬，徑到安邑。司馬懿不知其故，欲令天子知其威嚴，乃整兵馬，率甲士數萬來迎。近臣奏曰：『司馬懿果率兵十餘萬，前來抗拒，實有反心矣。』叡慌命曹休先領兵迎之。司馬懿見兵馬前來，只疑車駕親至，伏道而迎。曹休出曰：『仲達受先帝託孤之重，何故反耶？』

懿大驚失色，汗流遍體，乃問其故。休備言前事。懿曰：『此吳蜀奸細反間之計，欲使

我君臣自相殘害，彼却乘虛而襲。某當自見天子辨之。』遂即退了軍馬，至叡前俯伏泣

奏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安敢有異心？必是吳蜀之奸計。臣請提一旅之師，先破蜀，後

伐吳，報先帝與陛下，以明臣心。』叡疑慮未決。華歆奏曰：『不可付之兵權。可即罷歸

田里。』叡依言，將司馬懿削職回鄉，命曹休總督雍涼軍馬。曹叡駕回洛陽。

却說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川中。孔明聞知大喜曰：『吾欲伐魏久矣，奈有司馬懿總雍

涼之兵。今既中計遭貶，吾有何憂？』次日，後主早朝，大會官僚。孔明出班上，『出師

表』一道。表曰：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事，臣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

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主覽表曰：『相父南征，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孔

明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夙夜未嘗有怠，今南方已平，可無內顧之憂；不就此時討賊，恢復中原，更待何日？』忽班部中太史譙周出奏曰：『臣夜觀天象，北方旺氣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圖也。』乃顧孔明曰：『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強爲？』孔明曰：『天道變易不常，豈可拘執？吾今且駐軍馬於漢中，觀其動靜而後行。』

譙周苦諫不從。於是孔明乃留郭攸之、董允、費禕等爲侍中，總攝宮中之事。又留向寵爲大將，總督御林軍馬；陳震爲侍中，蔣琬爲參軍，張裔爲長史，掌丞相府事；杜瓊爲諫議大夫；杜微、楊洪爲尙書；孟光來敏爲祭酒；尹默、李譔爲博士；郤正、費詩爲秘書；譙周爲太史。內外文武官僚一百餘員，同理蜀中之事。

孔明受詔歸府，喚諸將聽令。前督部鎮北將軍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張翼，牙門將裨將軍王平，後軍領兵使安漢將軍領建寧太守李恢，副將

定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呂義，兼管運糧。左軍領兵使平北將軍陳倉侯馬岱，副將飛衛將軍廖化，右軍領兵使奮威將軍博陽亭侯馬忠，鎮撫將軍關內侯張疑，行中軍師車騎大將軍都鄉侯劉琰，中監軍揚武將軍鄧芝，中參軍安遠將軍馬謖，前將軍都亭侯袁綝，左將軍高陽侯吳懿，右將軍玄都侯高翔，後將軍安樂侯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楊儀，前將軍征南將軍劉巴，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許允，左護軍篤信中郎將丁咸，右護軍偏將軍劉敏，後護軍典軍中郎將宮離，行參軍昭武中郎將胡濟，行參軍諫議將軍閻晏，行參軍偏將軍麋習，行參軍裨將軍杜義，武略中郎將杜祺，綏軍都尉盛敷，從事武略中郎將樊岐，典軍書記樊建，丞相令史董厥，帳前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以上一應官員，都隨着平北大都督丞相武鄉侯領益州牧知內外事諸葛亮。

分撥已定，又檄李嚴等守川口以拒東吳。

選建建興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出師伐魏。

忽帳下一老將，厲聲而進曰：『我雖年邁，尚有廉頗之勇，馬援之雄。此二古人皆不服老，何

故不用我耶？』衆視之，乃趙雲也。孔明曰：『吾自平南回都，馬孟起病故，吾甚惜之，以爲

折一臂也。今將軍年紀已高，倘稍有參差，動搖一世英名，減却蜀中銳氣。」雲厲聲曰：

「吾自隨先帝以來，臨陣不退，遇敵則先。大丈夫得死於疆場者幸也，吾何恨焉？願爲前

部先鋒。」孔明再三苦勸不住。雲曰：「如不教我爲先鋒，就撞死於階下！」孔明曰：

「將軍既要爲先鋒，須得一人同去。」

言未盡，一人應曰：「某雖不才，願助老將軍先引一軍前去破敵。」孔明視之，乃鄧芝

也。孔明大喜，卽撥精兵五千，副將十員，隨趙雲鄧芝去訖。孔明出師，後主引百官送於北

門外十里。孔明辭了後主，旌旗蔽野，戈戟如林，率軍望漢中迤邐進發。

却說邊庭探知此事，報入洛陽。是日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邊官報稱：諸葛亮率領

大兵三十餘萬，出屯漢中，令趙雲鄧芝爲前部先鋒，引兵入境。」叡大驚，問羣臣曰：「誰可

爲將，以退蜀兵？」忽一人應聲而出曰：「臣父死於漢中，切齒之恨，未嘗得報。今蜀兵犯

境，臣願引本部猛將，更乞陛下賜關西之兵，前往破蜀。」上爲國家效力，下報父讎，臣萬死不

恨！』

衆視之，乃夏侯淵之子夏侯楙也。楙字子休，其性最急，又最吝。自幼嗣與夏侯惇爲

子。後夏侯淵爲黃忠所斬，曹操憐之，以女清河公主招楙爲駙馬，因此朝中欽敬。雖掌兵

權，未嘗臨陣。當時自請出征，曹操卽命爲大都督，調關西諸路軍馬前去迎敵。

司徒王朗諫曰：『不可。夏侯驍馬素不曾經戰，今付以大任，非其所宜。更兼諸葛亮

足智多謀，深通韜略，不可輕敵。』夏侯楙叱曰：『司徒莫非結連諸葛亮，欲爲內應耶？吾

自幼從父習學韜略，深通兵法。汝何欺我年幼？吾若不生擒諸葛亮，誓不回見天子！』

王朗等皆不敢言。夏侯楙辭了魏主，星夜到長安，調關西諸路軍馬二十餘萬，來敵孔

明。正是：

欲秉白旄麾將士，却教黃吻掌兵權。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却說孔明率兵前至沔陽，經過馬超墳墓，乃令其弟馬岱挂孝。孔明親自祭之。祭畢，

回到寨中，商議進兵。

忽哨馬報道：

『魏主曹叅遣驍馬夏侯楸，調關中諸路軍馬，前來拒

敵。』

魏延上帳獻策曰：『夏侯楸乃膏粱子弟，懦弱無謀。』

延願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

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夏侯楸若聞某驛至，必然棄城望橫門

邸閣而走。

某却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

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

可定也。』

孔明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

汝欺中原無好人物，倘有人進言於山僻中以兵截殺，

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

魏延又曰：『丞相兵從大路進發，彼必盡起